

踽踽獨行不改其志—— 訪黎華趙老師

文 / 萬智懿 圖 / 詹文俊、伊利華報、許秀熒

第一次見到黎華趙老師，是在孫新財老師的告別追思會（2023年8月29日），陳中申老師領多位國樂前輩演奏追思音樂，結束時其中一人突然起身，表示要再為廣東同鄉「老孫」拉一首《悲秋》緬懷他。筆者注意到他拉的二胡沒有裝千斤線，原來此人正是離臺數十年的黎華趙老師。黎華趙老師曾任職於臺北市立國樂團，1987年赴美依親，並攻讀博士。原本他可以成爲一位歷史學者，卻因爲熱愛中國傳統音樂，改學習當時正夯的民族音樂學。但學習之路本無盡頭，愈走同行者愈少，他也愈加地孤單，尤其失怙失恃後，加上無妻無子，終在今年3月回到臺灣。

3歲赴港

本姓「楊」的黎華趙，戊子年出生於廣東鶴山，父親本在美國，由於1940年代美國的華人社會很難找到適婚對象，因此16歲時回廣東鶴山相親結婚，20歲生下黎華趙。後因國共內戰，親族一一回美，父親的美籍身分遭堂兄冒用，只能暫時滯留大陸，但是先安排3歲的黎華趙隨二伯娘，假扮母子欲一同赴美，卻在香港辦赴美簽證時被發現血型不符，兩人無血緣關係。二伯娘爲了照顧黎華趙，只好放棄了去美國的機會，與二伯父一別二十餘載，這讓黎華趙回憶起來心中仍充滿了感謝與愧疚。二伯娘對黎華趙視如己出，疼愛有加，黎華趙也十分依賴二伯娘。1950、60年代，香港很流行粵劇（又稱廣東大戲），因二伯娘喜歡粵劇，黎華趙也跟著日日追劇，耳濡目染下，對粵劇特有的伴奏旋律竟已掌握大半，日後學習國樂器後，很快就能跟隨頭手伴奏。



絲竹雅集合照，正中間拉胡琴者爲黎華趙（資料來源：許秀熒）

自小擅長文史科目與國樂器

黎華趙在卅角之年由舅公啓蒙學習胡琴，初中時，正式拜粵樂名師盧家熾¹先生習胡琴。在香港讀初中時，自學琵琶，曾以李庭松版本的《霸王卸甲》獲得天才表演獎，顯然黎華趙在音樂方面極富天賦。除此之外，文史科也是他的專長，父母本期望他讀「理工」未來當個工程師，但他後來還是選擇讀文史並拿到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

保送政治大學歷史系

黎華趙在香港讀的是英文中學，只因太沉迷於國樂，會考失敗，進入珠海書院就讀，同時準備參加教育部的「十大院校聯招」對外考試，因在珠海書院成績優異拿到前五名，1969年獲教育部保送政治大學歷史系就讀。當時臺灣正倡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帶來學習國樂的風潮，具有國樂才能的僑生²，此時扮演了推動國樂進步的角色，尤其港澳僑生因往來港臺之便，攜入國樂唱片、錄音帶、樂譜書籍及樂器，並分享所學帶來豐富的交流，讓本地生視野更加開闊也推動國樂進步的腳程。

將第一把柳琴帶進臺灣

1969年黎華趙乘坐輪船來臺，帶了琵琶，盒子外還縛有藍色絲絨布包著的柳琴，黎華趙帶進了臺灣第一把柳琴，是徐州製的3根弦柳琴，當時香港的琵琶已用尼龍釣魚線爲弦，黎華趙也爲柳琴換上尼龍線，許多人因不知柳琴的正確名稱，乾脆就稱它爲「小琵琶」。當時王正平看到黎華趙帶著琵琶，知是同好，便上前搭訕，想看盒中琵琶。黎華趙很大方地打開分享，他的琴是北京紅木琵琶，盒裡放了兩本影印曲譜，王正平發現竟是五線譜的《十面埋伏》及《春江花月夜》，這讓他有些吃驚，問說：「你彈琵琶看五線譜？」還有一次搭船遇到了唐健垣，黎華趙說當晚皓月當空，水平如鏡，應唐健垣要求，他在甲板上彈了一曲《梅花三弄》，唐健垣問他與哪位老師習琴，沒想到黎華趙竟回答：我是自學³。

進入臺北市立國樂團 曾主編《北市國樂》

1979年臺灣第一個職業樂團臺北市立國樂團（下稱北市國）成立，王正平任指揮，黎華趙也考進北市國，並於1981年完成《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論文，取得碩士學位。也因此北市國職等跳升五級，加上1983-1985年間擔任研究推廣組組長有主管特支費（現稱主管職務加給），薪資令團員羨羨，也吹起一股團員進修學位的風潮。黎華趙在北市國是少數具備史學研究方法與背景的演奏員，雖曾二進北市國，還因下顎骨纖維變化瘤，於1970-1985年間開刀8次，但任職8年來留下近十篇「專論」文章，還擔任《北市國樂》的編輯2年有餘，在離臺赴美前，他部份「專論」文章集結成《樂海蠡測》一書，1987年由北市國出版。

¹ 盧家熾先生畢業於中山大學法律系，盧先生忙碌時會委託吳大江代課，黎華趙暱稱他大江哥，倆人情誼深厚。黎華趙表示：「盧家熾先生任職位於香港大會堂的香港電台，對1960年到香港謀生的吳大江多有提攜，每月安排吳大江上香港大會堂演奏，其演奏的《瞧情郎》、《山東小曲》、《江河水》轟動一時，自此嶄露頭角。」

² 1970年代前後僑生加速了現代國樂的發展，除了就讀政大的黎華趙，還有臺灣大學的陳裕剛、王正平、陳理、周鳳丹、劉宛然、蕭本耀、陳勤南，師範大學的唐健垣、羅永暉、史庭輝，成功大學的李炳垣、劉振凱、林俊茂等人，帶來臺灣文化外的另類芬芳。

³ 與盧家熾先生學胡琴以後，黎華趙所有的樂器都是自學。對古琴他本心儀張世彬先生，無奈緣淺，張世彬先生1978年即英年早逝。



彈琵琶英姿（資料來源：伊利華報）



1987年由臺北市立國樂團出版的《樂海蠡測》，特請劉太稀先生題名，封面是黎華趙自己設計，借用薛宗明《中國音樂史：樂譜篇》中的笙譜，工尺譜，《弦索13套》合奏譜等等，暗諷中國不是沒有音樂，是大眾黑白不分

出版樂譜成立青少年國樂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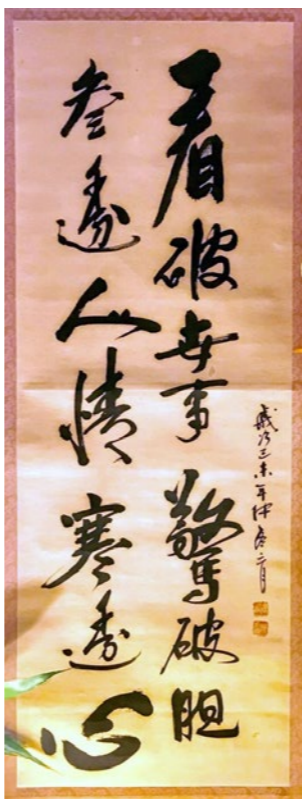
黎華趙回憶起擔任研究推廣組組長期間，北市國在社教館的演出場場爆滿，國樂之興盛令他十分欣喜。其任內幾件事最為得意，就是出版樂譜及成立臺北市立國樂團附設青少年國樂團（下稱青少團）。由於現代國樂以交響化為其主要表現形式，在未成立職業樂團以前，國樂樂譜即有不足的景況，北市國身為臺灣第一個職業樂團，演出場次多，對樂曲的需求量自然更大，因此責無旁貸的擔負起廣徵樂譜、鼓勵青年創作，並無償分享大眾的工作。當時經常有人到樂團影印樂譜，所以黎華趙想到了出版樂譜，減少學校、民間國樂團蒐集樂譜之不便及版本不統一的現象。黎華趙在短短2年任內，即出版了15集的樂譜叢刊，對國樂的推廣起了很大的作用。執行青少團的成立更為赫赫之功，青少團對國樂人才的培育，對日後進入學校專業領域或職業樂團都極有助力，還培養出潛在的觀眾群，甚至分擔北市國的表演及推廣工作，青少團優秀的表現，真可譽為小兵立大功。

赴美

1987年是臺灣解除戒嚴、改革開放的重要年份，不僅黨禁、報禁解除，開放外匯管制及大陸探親，兩岸也開啓了交流，黎華趙卻在此時辭去了北市國工作，帶著情傷與一幅對聯：「看破世事驚破膽，參透人情寒透心。」在聖誕節前夕，到美國紐約與父母團聚。1988-1990年，他在紐約美加華語廣播電臺粵語臺新聞部擔任新聞編輯暨新聞播報員。1990年在馬里蘭大學攻讀民族音樂學博士，後在肯特州立大學，最後都沒有拿到學位，他對民族音樂學有自己的想法，他認為：「音樂學學術界實況，或不欲，或不敢明言，全是誤人子弟，罪孽深重之輩也！」在田野調查時，他是complete participant完全參與者的身分參與研究，1992年在馬里蘭大學修完博士課程後，他開始做潮州音樂研究，他浸淫其中10年，最後還做到頭手，可惜這些論文最後並未發表。



黎華趙老師於今年 11.25 在中壢「木匠的家」演出，將琵琶當古琴彈，直至今日仍不斷嘗試國樂器的各種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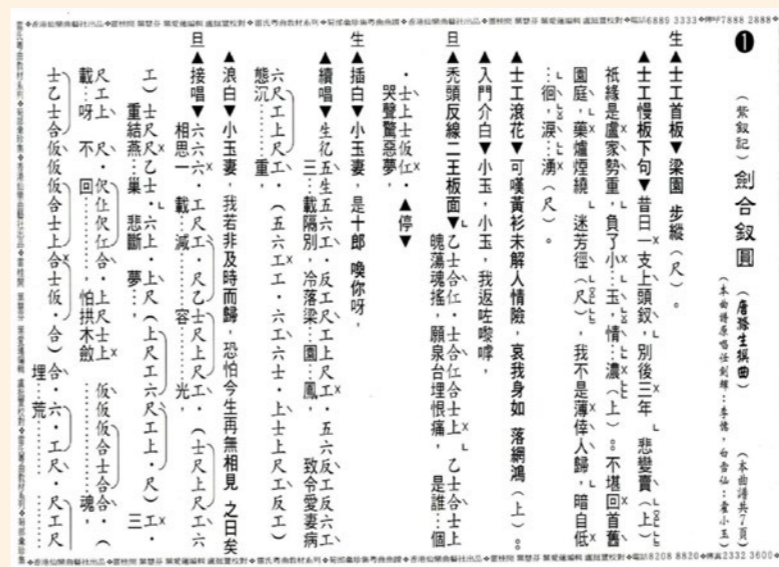
1987年離臺前請書法家寫下之對聯（資料來源：伊利華報）

崇拜孫文明

筆者問起為何他的二胡沒有裝千斤線？他說是學孫文明的。黎華趙老師的想法總是與眾不同，例如當人人都推崇劉天華或華彥鈞（瞎子阿炳），他就獨愛孫文明，他認為：「孫文明是二胡歷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靠演奏二胡維生，他在茶樓掛個牌子，寫著：孫文明二胡演奏。大陸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能夠演奏《志願軍歸國》、《夜靜簾聲》、《二胡光亮》像他那麼好，這可能和他眼睛瞎掉，所以耳朵加倍敏感有關。如果你聽他拉琴，你能聽出唱「呖戲」的那種感覺，就像聽到演唱評彈《杜十娘》一般，只是他是用拉奏表現。」

恐無傳人

訪談過程中，黎華趙老師最常說的一句話是：「黎華趙知道越多就越痛苦！」我想黎華趙老師所說的痛苦，還包括與他想法相應者極為有限的寂寞吧！訪談過程中，常不經意的談起他的想法及腳步總是快人一步，雖然有些人會有當頭棒喝的感覺，但多數人還是覺得沒面子，另外他講的話題有時太深，多數人聽不懂，因此朋友常勸他要「少說話」，切勿「好為人師」。當然這也讓他更寂寞，感嘆自己找不到傳人，寫下了：「今生人世無知己，後世無人識余。一生絕學無傳人，共入黃土後世名。」



粵曲曲譜（雷氏粵曲教材系列，雷桂開等編輯，香港仙樂曲藝社制譜，資料來源：<http://68893333.com/slllyric/Lyric/4154.pdf>）

臺灣自1970年代進入專業教育時期，在演奏方面進步神速，但投入學術研究者尚少，多數人對傳統音樂學仍一知半解。黎華趙老師舉了數例：如臺灣稱「廣東音樂」為「粵曲」或廣東小曲⁴。孫新財在黃體培先生的著作裡看到如是說，但「粵曲」在香港是特指「沒有化妝上臺清唱粵劇」，兩地看法不同；另黎華趙來自香港，熟稔「粵曲」伴奏形式，不僅會看工尺譜，只要跟著頭架，不必看譜就能伴奏。孫新財雖然也是廣東人，但從小生長在臺灣，認為「粵曲」就是平時常演奏的《平湖秋月》、《雨打芭蕉》……而且都是看簡譜演奏。某次兩人受邀一同去廣東同鄉會為鄭思森的太太饒堃儀伴奏，譜子發下來，孫新財對黎華趙說：「怎麼沒有譜？」黎華趙說：「這個不是譜是什麼？」（詳見粵曲曲譜圖片）；此外還有「律制」不同的問題，因中廣國樂團在臺灣推廣的現代國樂是採12平均律，但香港的「粵曲」是兩律並存，廣東音樂運律靈活、多律並用，因此黎華趙奏到Si、Fa較多的樂曲時，會調整成偏低的Si及較高的Fa，當時就有國樂前輩對他說：你的音不準喔！就像過去臺灣盛行的北管樂亦曾被質疑音準是相同之理。

終究是臺灣好

今年3月黎華趙老師從美國回到他心中的故鄉——臺灣，過往陰霾一掃而空，每天都過得很開心。黎華趙說美國老人酗酒、抽煙、吸毒的問題很嚴重，他認為那是因為老人很寂寞，只要能找人講話，聊聊天，多跟別人有互動，那麼以上問題都可以減少。所以他在臺灣每天去長照中心，既能做運動，還能跟一些老人偶爾講講話，是他認為最有益身心的事。以下是黎華趙老師70歲時寫下的詩詞，題名：《七十畸叟述懷》，刊於美國《伊利華報》，分享給大家。

承母愛，獲父恩。無殘障，身心佳。不愁衣，不憂食，有工做，有錢用。
無戰災，無惡疾。有書讀，有琴彈，有花賞，有酒飲。
肢有疾，仍操觚；頸有病，腦還可。
處塵市，校園旁，窩租房，容修煉（修證佛法，鍛煉身心。）
逾萬藏書難讀畢，史林樂海任遨遊，看似貧窮實亦富，心安神寧更難求。
父母俱亡，情孽償還，無妻無子，孑然一身，形同出家，心無挂礙，逍遙自在，樂享清福。
人生如此，夫復何求？何其幸哉！何其幸哉！
飄零孤獨，淒涼寂寞，謗為瘋漢，沒世無名，於我何患哉？何患哉？
清清靜靜，明明瞭瞭，心定神寧，抱一守中。無念無想，明心見性；修心煉性，息歸大虛。



2023.08.29 參加孫新財老師追思會，筆者與黎華趙老師合影（詹文俊攝影）

⁴ 筆者 1982 年就讀藝專國樂科時，當時林昱廷老師即教導過廣東音樂不可稱為「粵曲」的觀念，並提醒我們多注意使用正確的學術稱謂，與黎華趙老師的說法是一致的。